

冊一 數部	漢書門	番號
	經	
	書	

冊一 數部	番號	冊數	冊數	冊數	冊數	冊數	冊數

1399
vol 17

定儀禮義疏卷第十五

聘禮第八之

鄭氏康成曰大問曰聘諸侯相於久無事使卿

相問之禮賈疏下記云久無事則聘小聘使大夫賈疏

下經云小聘曰問其禮如為介三介是也周官曰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

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賈疏大行人職文鄭彼注小聘曰問殷中也久無事又於

殷朝者及而相聘也父死子立曰世凡君即位大國朝焉小國聘焉皆所以習禮考義正刑一德以尊天子也歲相問殷相聘聘義所

云比年小聘三年大聘是也於五禮屬賓禮大戴第

十四小戴第十五別錄第八。敖氏繼公曰。此篇主

言次國大聘之禮。賈氏公彥曰。大行人職。上公九

介。侯伯七介。子男五介。又云。凡諸侯之卿。其禮各下

其君二等。聘義。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是諸

侯之卿。介各下其君二等者也。若小聘曰。問使大夫

。又下其卿二等。此聘禮。是侯伯之卿。大聘以經云。五

介。上介奉束錦。士介四人。皆奉玉錦。又孤卿建旌。此

云。及竟張旌。此見侯伯之卿。大聘又王人云。瑑圭璋

八寸。璧琮八寸。以頒聘。據上公之臣。公食大夫禮。如

實倫。肩七據。子男之臣。各舉一邊而言。明五等俱有

是其互見為義也。

聘義。比年小聘。所謂歲相問也。三年大聘。所謂殷

相聘也。左氏傳。昭九年。孟僖子如齊。殷聘禮也。杜注

云。自叔老聘齊。至今二十年。禮意久曠。今脩盛聘。以

無忘舊好。故曰禮則三年為大聘之常期。其有他事

故。乃或曠也。鄰國君臣以禮相與。如此講信修睦。兵

革不試而衣冠玉帛之典隆矣。又案以此篇觀之。一聘也。而儀物之繁多。禮節之委折。周詳如此。則諸侯相朝與朝聘於王朝及王朝之下聘。當更盛焉。可知也。

聘禮

聘猶問也。春官占夢職。季冬聘王夢。但聘重而問輕耳。

君與卿圖事

鄭氏康成曰。圖謀也。謀聘故。賈疏謀聘者為久。事則聘故謂有事故。

或因聘或特行記云。若有故則卒聘。東帛加書。將命是。因聘者也。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之類。是特行者也。及可使者。賈疏謂於三卿之中。選可使者。謀事者必因朝。賈疏欲取對眾共詢。

之意。其位。君南面。卿西面。大夫北面。士東面。賈疏儀禮內見諸侯燕朝。燕禮是也。又見射朝。大射是也。不見路門外正朝。案燕禮大射儀。皆云。卿西面。大夫北面。士東面。公降階南面。揖之。正朝當與二朝面位同。故注以燕大射約之也。

天子五門。臯庫雉。應路。外朝在庫門之外。秋官小司寇掌外朝之政。以詢萬民。朝士建外朝之法。是也。治朝

在路門之外。夏官司士正朝儀之位。射人掌國之三公。孤卿大夫之位是也。燕朝在路門之內。其堂即路寢。夏官大僕正燕朝之位是也。外朝治朝皆無堂。其治朝於外朝則為內。於燕朝則又為外。即此疏所謂正朝也。諸侯三門。庫雉路外朝在庫門外。內朝在路門內。亦路寢也。治朝在路門外。亦正朝也。凡視朝君臣皆立。此圖事亦然。下詳之。

遂命使者。使師異反。下使者並同。

鄭氏康成曰。遂猶因也。既謀其人。因命之也。賈疏即上

注可使聘使卿。賈疏經云及竟張廬春官司者是也。聘使卿常職。孤卿建旌。故知使卿也。

昭三十年傳。鄭游吉對晉士景伯。先王之制。嘉好聘享之事。於是乎使卿。魯所使聘於諸侯者。如公子友。公子遂。季孫行父。仲孫蔑。叔孫豹。皆卿也。則使卿正也。其或有非卿者。則大夫攝行事。所謂小卿者與。

使者再拜稽首辭。

鄭氏康成曰。辭以不敏。敖氏繼公曰。使者少進。

北面乃拜君親命之故拜而後辭變於傳命之儀也。

燕禮大射儀損者命賓賓少進禮辭不再拜稽首而

後辭者是傳命之儀與此異也。

君不許乃退。

鄭氏康成曰退反位也受命者必進。敖氏繼公

曰君不許其辭故不答拜使者亦當許而後退。

使者許諾而退不再拜稽首者辭時已拜也此所謂

一辭而許曰禮辭者使於四方不辱君命人臣之素志

既圖事戒上介亦如之。

鄭氏康成曰戒猶命也已謀事乃命上介難於使

者易於介。李氏如圭曰介副也上介使大夫。敖氏

繼公曰既圖事乃戒之者以其不在圖事之數也又使

者言命上介言戒亦異尊卑也如如其禮辭也使者與

上介必辭者不敢以專對之才自許謙敬也凡聘使有

故則上介攝其事。

君所與圖事者。卿也。下大夫不與焉。故既圖事乃戒。介既戒則諸大夫皆與聞之。

宰命司馬戒衆介。衆介皆逆命不辭。

鄭氏康成曰宰上卿貳君事者也。諸侯謂司徒爲

宰。賈疏天子有六卿。天地四時之官。諸侯兼官而有三卿。立地官司徒兼冢宰。立夏官司馬兼春官。立冬官司空兼秋官。左氏傳杜洩云。季孫爲司徒。叔孫爲司馬。孟孫爲司空。諸侯并六卿爲三兼職焉。是諸侯以司徒爲冢宰。衆介者士也。士屬司馬。周官司馬之屬司士掌作

士適四方使爲介。賈疏司士屬司馬。故引以證諸侯司馬戒衆介也。逆猶受也。

敖氏繼公曰宰命司馬戒衆介以其卑賤也不辭者自別於使者及上介且任輕亦不必辭也衆介受命亦當再拜稽首說見大射儀賈氏公彥曰云不辭者是其副使之賤者故不敢辭。

宰三卿之長也。春秋時吳宋魯皆有大宰之名。宋王者之後六卿備焉。魯見於春秋之初。吳見於春秋之末。餘國無之。則注以爲司徒之兼官者諒矣。如晉鄭但云爲政則爲政者卽首卿亦大宰也。但異其名耳。首卿亦

聘禮

時奉使出聘。則命戒書幣諸事。蓋大夫之為小宰者為之士介當四人。

右命使介

宰書幣

鄭氏康成曰書聘所用幣多少也。賈疏謂聘鄰國享君及夫人問

卿之等幣周官司儀職凡諸侯之交各稱其邦而為之幣以其幣為之禮鄭注幣享幣也於大國則豐於小國則殺宰又掌制國之用。賈疏王制豕宰制國用敖氏繼公曰周

官冢宰以九式均節財用六曰幣帛之式故此主書幣

命宰夫官具

鄭氏康成曰宰夫宰之屬也。命之使眾官具幣及

所宜齎。賈疏周官宰夫掌百官府之敝令云官具者謂使宰夫命諸官各具所行幣幣在官之府其司

非一故言眾官幣謂享幣及問大夫問卿總具之所宜齎謂行道所用多少皆是

官所具享幣以周官約之則玉府所藏獻遺諸侯良

貨賄之物及內府所受九貢九賦之貨賄與所入四方

幣獻之良貨賄凡適四方使者共其所受之物而奉

校人飾幣馬。執朴而從之。凡國之使者。共其幣馬之屬。是也。官所宜齋。則周官外府所掌邦布之入出。以待邦之大用。共財用之幣。齋是也。若圭璋璧琮之等。春官典瑞掌之。不在玉府幣獻金玉之內矣。道塗所經。皆有餼積。故惟齋帛布以備行道之用。且戒不虞也。以上諸職。皆宰書應出之數。宰夫徵令之也。

右具聘物

及期夕幣。

鄭氏康成曰。及猶至也。夕幣先行之日。夕。

賈疏下云。厥明。

釋幣於禰。是行日。明此。東幣而視之。重聘也。敖氏繼夕是先行之日。夕也。

公曰。此云及期。則上亦當有請期告期之禮。文畧耳。夕。

如夕月之夕。以夕時陳幣而展之。故曰夕幣。此題下事。

也。下不見者。以意求之。楊氏復曰。夕幣之禮。夕陳幣。

以授使者。然授幣而未授圭何也。圭聘禮之重者也。不。

可預授。

命使之後。夕幣之前。中間取具幣齋。治行李。整車徒。

容有旬日。使介從旅得以庀其家事。皇皇者華詩序曰。君遣使臣送之以禮樂。燕送之節應在此時。請期告期。面位畧如夕幣。率由君右命之。

使者朝服帥衆介夕。

朝直遙反下並同注古文帥皆作率

鄭氏康成曰視其事也。

敖氏繼公曰於此云朝

服者嫌朝夕之服異也下言君朝服放此

管人布幕于寢門外。

幕音莫注古文管作官今文布作敷

鄭氏康成曰管猶館也館人謂掌次舍帷幕

晉疏天官掌次職有邦事則張幕設案掌舍職為帷宮設旌門又幕人職掌帷幕幔布綬之事鄭注在旁曰帷在上曰幕幕或在地展陳於上即此布幕是也館人即彼掌舍以諸侯兼官故鄭總言之賈疏謂路門外也言陳幣是也寢門外朝也即正朝之處也

公曰管人其有司之掌勞辱之事者與

賈氏公彥曰下記云宗人授次次以帷則館人與

宗人共掌之若賓客則宗人掌之也

官陳幣皮北首西上加其奉于左皮上馬則北

奠幣于其前

注古文奉為卷今文無則

賈氏公彥曰官陳幣者即上文官具者也館人布

幕於地官陳幣於其上鄭氏康成曰奉所奉以致命

者謂束帛及玄纁也賈疏所奉謂享時奉入以致命束帛加璧以享君玄纁加琮以享夫

人鄭不言璧琮者璧琮馬言則者此享主用皮或時用

不陳厥明乃授之也賈疏主用皮謂有皮之國國無皮者乃用馬故下云

馬庭實皮則攝之鄭注皮言則者或用馬也記云皮馬相閉可也注閉猶

代也土物有宜馬入則在幕南賈疏以經云馬則北面奠幣于其前故下

是皆乘也教氏繼公曰陳皮不言幕上可知也北首變於

也西上放設時之位也左皮尊故加幣於其上馬入

則亦右牽之北面猶北首也前謂左馬之前幕之上也

此皮若馬之位其享主君者在西享夫人者在東

使者北面衆介立于其左東上

鄭氏康成曰既受行同位也賈疏未受命以前卿大夫士面位各異是

以記云使者既受行日期同位位在幕南賈疏幣在幕上使者須親幣故在幕南也教氏

繼公曰北面蓋在雉門之右宜鄉君也

使介之位在幕南而少東不正直幕恐有馬則礙且

當與北面展幣者相參差也。凡朝位庭中北面皆東上。雉門內之右東方也。亦不徧近門。

卿大夫在幕東西面北上。

正義鄭氏康成曰。大夫西面。辟使者。賈疏此謂處者大夫當北面。今與卿

同西面是。敎氏繼公曰。幕東南北節也。辟使者。

宰入告具于君。君朝服出門左南鄉。

正義鄭氏康成曰。入告。入路門而告。敎氏繼公曰。是

時君亦立于阼階東南南鄉。宰北面告之。具謂所陳者

空已具。出門左出路門而少東。辟天子之朝位也。天子曰

視朝當宁而立。李氏如圭曰。出門而左。君在東也。

史讀書展幣。

正義敎氏繼公曰。書謂書享幣之數於方者也。展謂詳

視之下云。拭圭遂執展之。足以明之矣。史蓋幕西東而

讀書。有司北面展之。鄭氏康成曰。展猶校錄也。

正義鄭氏康成曰。史幕東西而讀書。必西面者。欲君與使者俱見之也。賈人坐撫其幣。每者曰在。賈氏公彥

曰賈人當在幕西東面撫之亦欲使君與使者俱見之也。以賈人主幣行者故知賈人撫幣受之。

賈人所司者圭璋璧琮也。他幣不與焉。自別有人司之。此第云展幣則圭璋璧琮不在所展之列。而賈人無事不在矣。卿大夫在幕東西面。使者與介幕南北面。史讀書當面。鄉所展幣而令眾共聞之。則云幕西東面者得之。

宰執書告備具于君授使者使者受書授上介

鄭氏康成曰史展幣畢以書還授宰宰既告備以

授使者其受授皆北面賈疏宰以書授使者宰至使者

之東北面授之使者授介亦北面。向君故也。李氏如圭曰據下文宰授使者者圭授受同面。

公揖入

鄭氏康成曰揖禮羣臣。賈氏公彥曰展幣授使

者訖入於寢也。

官載其幣舍于朝。舍試夜反下同

鄭氏康成曰待旦行也。賈氏公彥曰官謂從賓

行者下文入竟又展之。又有司展羣幣以告。注云。有司載幣者。自展自告是也。敖氏繼公曰。載謂載之於車。幣亦兼皮言也。古者用幣之車。以人推之。春秋傳曰。用幣必百兩。百兩必千人。

案言此者。見裝皆豫定。且明使者不以歸也。馬則在廐。屆時乃行。

上介視載者所受書以行。

案鄭氏康成曰。監其安處之。畢乃出。敖氏繼公曰。

所受書謂上介所受於使者也。別言以行。見其不與幣同處。

案載幣有司理其事。而上介則視所載之物及所受於使者之書。以驗其數之相符以否也。以行。上介不舍于朝也。上言舍于朝。謂守幣者耳。

右夕幣

廡明賓朝服。釋幣于禰。

案鄭氏康成曰。告爲君使也。賓使者謂之賓。尊之也。

天子諸侯將出告羣廟。賈疏禮記曾子問孔子曰諸侯適天子必告於祖奠于禰又曰

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大夫告禰而已。賈疏

於祖禰是天子諸侯同告羣廟也。大夫告禰而已。賈疏

三廟降天子諸侯不得並告故直告禰而已。若父在則

告祖下記云賜饗唯羹飪筮一尸若昭若穆注筮尸若

昭若穆者父在則祭祖父沒則祭禰。凡釋幣設洗盥如祭。賈疏執幣須潔

洗當東榮南北以堂深。或言賓或言使

者互見也。卿大夫之服以朝服為正故入廟亦用之。釋

舍置也將出而釋幣于禰象生時出必告也。大夫三廟

惟告禰者遠辟天子諸侯也。

惟告禰者遠辟天子諸侯也。

○禮記莊公彘曰昭元年楚公子圍聘于鄭。幣凡筮

者於莊共之廟而來。服氏云莊圍之祖共圍之父是大

夫並告羣廟者彼不告聘直告娶故得並告。古者大夫

得因聘而娶故傳云且娶於公孫段氏是也。

○春秋事多踰禮。况楚圍當時自以為君尤多僭越。不

足據也。疏言娶得並告亦非是。朱子於士昏禮言之。

有司筮几于室中。祝先入主人從入主人在右

再拜祝告又再拜。

正義鄭氏康成曰更云主人者廟中之稱也。賈疏上云賓此更六

主人是廟中之稱特性少牢皆稱主人。祝告告以主人將行也。敖氏繼

公曰筵几蓋亦蒲筵漆几也。室中室中之奧也。筵亦東

面而右几祝升自西階先入主人升自阼階從之在右

在祝右也祝在左者以親釋辭于鬼神宜變於他時詔

辭之位也少儀曰詔辭自右主人拜不稽首變於祭祝

不拜辟君禮。臨而來思

禮祝在左如祭時也祝立祝不坐主人再拜興祝告訖

又再拜告辭當云孝子某將以其日使于某敢奠幣

于皇考某子。

禮幣制立纁束奠于几下出。

正義鄭氏康成曰祝釋之也凡物十曰束。賈疏幣帛錦十卷者皆名

束脯十挺。立纁之率。立居三纁居二。賈疏率皆如是也。亦曰束。立三纁二者象天

三覆地二載也。敖氏繼公曰立居三纁居二者蓋據

魯人之贈幣言也。以此幣用於神者故意其亦然。魯人

之贈見朝貢禮云純四只制丈八尺。賈疏純謂幅之廣。彼制謂舒之長短。雜記。趙商問只長八寸四八三十二幅廣三尺二寸大廣非其度鄭答云古三四積畫四誤當為三三三只則二尺四

聘禮

士矣。雜記云：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錢。然則每卷二丈，若作制幣者，每卷丈八尺為制，合卷為匹也。敖氏繼公曰：既告乃釋幣，亦辟君禮，奠于几下，亦縮之。出亦祝先而主人從。

古者布帛幅皆二尺有二寸。此注疏云：純三，只則二尺有四寸矣。與常幅不同，不可曉。此引朝貢禮。周官注又作逸巡守禮。

主人立于戶東，祝立于牖西。

正義鄭氏康成曰：少頃之間，示有俟于神。敖氏繼公

先言主人立，以其近于戶也。其立東西相鄉。

又入取幣，降卷幣，實于筭，埋于西階東。

筭音煩

鄭氏康成曰：埋幣必盛以器，若藏之然。敖氏繼

公曰：又入者，祝及主人也。祝既取幣，乃與主人俱出。幣必埋之者，神物不欲令人褻之。筭說見士昏禮。

士虞記無尸，祝卒之後，闔戶，啓戶，出入皆主人先。祝此當同也。但士虞聲三啓戶，鄭注云：噫歆也。此或不必然異。

然異

又釋幣于行

鄭氏康成曰。告將行也。喪禮有毀宗躐行。出于大

門。賈疏。檀弓文。則行神之位在廟門外西方。賈疏。所毀者在廟門西。明行神

亦在廟門西。月令注云。廟門外之西為駁壇。厚三寸。廣五尺。輪四尺。不言埋幣。可知也。今

時民春秋祭祀有行神。古之遺禮乎。**敖氏繼公**曰。將

有事于道路。故釋幣于行以告之。亦告為君使也。此釋

幣之儀。與室中者異。故不蒙如之也。

鄭氏康成曰。行者之先。其古人之名未聞。天子諸

侯有常祀。在冬。賈疏。月令。祀行是也。大夫三祀。曰門。曰行。曰廟。

祭法。文。

士喪記。疾病行禱五祀。則五祀之祭通乎大夫士。不

專在天子諸侯也。五祀之名。從月令為正。祭法不足據。

遂受命

鄭氏康成曰。賓須介來。乃受命也。言遂者。明自是

出不復入。賈疏。釋幣于門。不復更入。則待介于門。**敖氏繼公**曰。受命謂

師介以受命于朝也。言於此者。明與釋幣之事相接也。

上介釋幣亦如之。

鄭氏康成曰如其於禰與行。

衆介不釋幣職輕且辟大夫禮也賓與上介釋幣同時上介稍先焉禮畢則介造于賓之門而賓亦出矣。

右釋幣

上介及衆介俟于使者之門外。

鄭氏康成曰俟于門外東面北上。賈疏依賓客可外之位。

使者載旌帥以受命于朝。旌之然反注古之旌皆為旌。

鄭氏康成曰旌旌旗屬也載之者所以表識其事也周官曰通帛為旌又曰孤卿建旌。賈疏司常文。

至朝門使者北面東上。賈疏依展幣之位。

敖氏繼公曰此載旌為將受命以行也使事於是乎始故以其旗表之後或張旌意與此類朝蓋指受命之處而言謂路門外也受命于朝亦目下事也。

君朝服南鄉卿大夫西面北上君使卿進使者。

敖氏繼公曰此在朝固朝服矣必著之者嫌命聘

聘禮

君朝服南鄉卿大夫西面北上君使卿進使者。

敖氏繼公曰此在朝固朝服矣必著之者嫌命聘

使或當皮弁服也。南鄉亦在路門之左也。使卿進使者。重其事也。使者此時蓋俟命于雉門外。凡人臣非朝夕之時而欲至公所者。必俟命而後入。賈氏公彥曰。此還依展幣之位。下文使者北面東上位亦同。

鄭氏康成曰。進之者。使者謙不敢必君之終使已。使者待命于門。別於處。臣尊君命也。君使卿進使者。蓋以賓禮使者。重聘事也。注未得經意。

使者入。及衆介隨入。北面東上。君揖使者。皆進之。

士介立于其左。接聞命。

鄭氏康成曰。入入雉門而右也。接聞命。釋所以立于其左之意。其實此時君未發命也。上介必接聞命者。為使或有故。則上介攝使事。宜與聞之。鄭氏康成曰。進之者。有命宜相近也。接猶續也。

賈人西面坐。啓櫝。取圭垂纁。不起而授宰。賈音嫁纁

音早下並同注
今文纁作環

鄭氏康成曰。賈人。在官知物賈者。雜采曰纁。有組

繫所以薦玉也。其或拜則奠于其上。賈疏觀禮記奠圭于纁上是也。

敖氏繼公曰。纁藏玉之器也。西面坐啓之。則是近於君。而在其東矣。纁以帛爲之。表玄裏纁。所以藉玉而又揜其上者也。垂纁謂開之也。開而不揜。則其纁垂。授玉不起。賤者宜自別也。宰於其右亦坐受之。

至此始云賈人啓纁取圭。則前此夕幣時賈人不在。亦無圭可見矣。

賈氏公彥曰。纁有二種。一者以木爲中幹。以韋衣

之。天子五采。公侯伯三采。子男二采。采爲二行。下記

典瑞皆有其文。此爲纁也。下曲禮。執玉其有藉者則褻。

鄭亦謂之纁。鄭以承玉繫玉。二者所據雖異。所用相將。

又同名爲纁。是以和合解之。

劉氏敞曰。執玉其有藉者則褻。無藉者則襲。此直

謂朝聘時。圭璋璧琮琥璜皆玉也。執璧琮琥璜。則與帛

錦繡黼同升。所謂有藉。有藉則褻。褻者禮差輕。尚文也。

執圭璋則特達。所謂無藉。無藉則襲。襲者禮方敬。尚質

也。裼襲繫於有藉無藉。不繫於有纁無纁。又纁非藉。藉非纁。藉者薦也。纁者組也。陳氏祥道曰。先儒以垂纁為有藉。屈纁為無藉。非也。考之於禮。玉有纁以為之藉。有束帛以為之藉。有藉則裼。無藉則襲。特謂束帛而已。聘則賓襲執圭。公襲受玉。及享則賓裼奉束帛加璧。蓋聘用特玉而具禮嚴。享藉以帛而其禮殺。此裼襲所以不同。

宰執圭屈纁。自公左授使者。

鄭氏康成曰。屈纁者。斂之禮。以相變為步也。自公

左贊幣之義。賈疏。少儀。詔辭。自右贊幣自左。敖氏繼公曰。屈纁以纁

揜玉之上也。揜之則其纁屈。宰執圭屈纁。則公不視之也。

此時宰使者皆裼不襲。執玉當襲而不襲者。以非正行聘。故第率其常服也。

使者受圭同面。垂纁以受命。

鄭氏康成曰。同面者。宰就使者北面並授之。既授

之而君出命矣。凡授受者，授由其右，受由其左。

賈疏據鄉飲酒

鄉射燕禮獻酬酢皆授由其右，受由其左。若有所因，由則有授由左，受由右，是以使者反命之時，宰自公左受玉。鄭云亦於使者之東同面並受，不右使者，由便也。又賓授覲時，士受馬適右受，鄭云適牽者之右而受，由便又鄉飲酒云受酬者自介右，鄭云尊介使不失。故位如此者皆是變例，鄭此據平常行事而言。 敖氏繼公曰：於使者受圭，公乃命之，明其執此以申信也。

既述命同面授上介

正義 鄭氏康成曰：述命者循君之言，重失誤。敖氏繼

公曰：此授受皆同面，別於聘時賓主之儀也。其不見者

以此求之

上介受圭屈纁出授賈人衆介不從

正義 鄭氏康成曰：賈人將行者。賈疏對上云賈人在門

外北面。賈疏：使者在門外時皆北面。此賈人不入，明依本北面可知。 賈氏公彥曰：

上介授賈人訖，則復入。敖氏繼公曰：上介出授賈人

賈人以他櫝藏之。

正義 敖氏繼公曰：自賈人取圭至此，凡三授受，或垂纁

或屈纁，蓋相變以為儀，亦莫不有義存焉。

受享束帛加璧受夫人之聘璋享之纁束帛加
琮皆如初。

鄭氏康成曰既聘又享所以厚恩惠也聘用璋取

其半圭也。賈疏半圭曰璋。璋特達瑞也。賈疏聘義圭璋特達德也言特達者不加

束帛。璧琮有加往德也。賈疏郊特牲云束帛加璧往德也。周官曰瑑圭璋

璧琮以類聘。賈疏典瑞文又玉人文臣出聘不用君之所執無桓信躬蒲穀之文所執皆降其君

一等其圭璋璧琮。瑑之而已。敖氏繼公曰凡以玉帛之屬為禮其

於敵以上者皆曰享束帛加璧者束帛之上加以璧也

加琮亦然此二束帛即鄉之所展而官載之者至是

取而合諸璧琮以見用之之法也享束帛不言玄纁文

省耳夫人之聘璋享琮謂君復以二器聘享主國君之

夫人也聘享主君而并及其夫人所以見敬愛主君之

至也記曰君以社稷故在寡小君足以明之矣聘君用

圭聘夫人用璋享君用璧享夫人用琮尊卑之差也聘

用圭璋以為信也享用璧琮以為禮也圭璋特達以其

尊而幣不足以稱之也璧琮有加以其降於圭璋可以

用幣。又以將其厚意也。聘享夫人之禮。惟聘有之。諸侯相朝。無是禮也。

鄭氏康成曰。帛。今之璧色。繒也。賈疏。大宗伯職。以蒼璧禮天。下云。牲幣各放其器之色。禮天之璧。用蒼色。則幣帛亦蒼色。於漢時。云璧色繪者。亦因周法。則此束帛。亦與璧色同也。

玄纁者。用幣之常。璧色繒。臆說無據。未可以禮天之璧幣。一律論之。云如初。則璋琮亦有纁。而垂屈之節。並同矣。圭形長。下方而首銳。如三角。璋則半之。璧圖有孔。爾雅。肉倍好。謂之璧。注云。肉邊也好。孔也。琮似璧而八

角。

右受命

遂行。舍于郊。

鄭氏康成曰。曲禮曰。凡為君使。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敖氏繼公曰。為將有事於此也。記曰。問大夫之幣。俟于郊。

鄭氏康成曰。於此脫舍衣服。乃即道也。賈疏。上文賓朝服告

禰乃遂受命于朝。至此衣服未改。鄭云吉時。道路深衣。則此脫舍朝服。服深衣而行。

合謂止宿于館也。舍郊猶云宿於郊耳。注謂脫舍衣服謬也。

斂旌

正義鄭氏康成曰。此行道耳。未有事也。賈疏案下文云及竟張旌是有事也。斂藏也。敖氏繼公曰。斂旌者。上事已也。至是乃斂者。行時未可以變。因舍而後為之。

右遂行

若過邦至于竟。使次介假道。東帛將命于朝。曰。

請帥奠幣。竟音境。下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至竟而假道。諸侯以國為家。不敢直徑也。將猶奉也。帥猶道也。請道已。道路所當由。敖氏繼公曰。次介士也。假道禮輕。故使次介將命。猶致命也。此朝謂大門外。將命別有辭。請帥乃其後語耳。奠幣者。賤不敢授也。

下大夫取以入告。出許。遂受幣。

正義敖氏繼公曰。君許乃可受之。受幣蓋亦有辭。文不

六耳於其奠幣未即受者不必其君意也

鄭氏康成曰言遂者明受其幣非為許故也容其

辭讓不得命也賈疏幣本為行禮非為求許是以容其辭讓不受此幣若因許道受幣當云出

許受幣不須言遂

束帛薄物正為假道將其禮意許道即受幣如下君

使卿用束帛勞賓聽命受幣皆一事無辭幣之文

餼之以其禮上賓大牢積唯芻禾介皆有餼大音

秦下大牢並同積子賜又

鄭氏康成曰凡與人以牲之生者曰餼賈疏告朔之餼

羊鄭注云牲生日餼春秋傳云餼臧石牛服氏亦云牲生日餼春秋傳禧二十三年鄭皇武子云餼牽竭矣服

氏云腥曰餼以其對牽詩序云雖有牲牢饗餼餼補粟鄭云腥曰餼以其對生望文為義故不同也

也給也以其禮者象厚有常差也上賓有禾十車芻二

十車禾以秣馬敖氏繼公曰餼之以其禮者賓則大

牢上介則少牢羣介則特牲也米禾薪芻皆謂之積積

惟芻禾是無薪與米也上賓有積上介以下未必有之

此餼積唯若是所以降於主國之禮賓也然以此而待

大... 聘禮

過客亦不為不厚矣。餼與積皆陳于門外。其餼以犬牢者。牽牛以致之。少牢者。牽羊以致之。特牲則束之也。亦執其紼以致之與。

鄭氏康成曰。上賓上介牲用犬牢。羣介用少牢。賈疏

下文大夫餼賓。上賓上介皆犬牢。衆介皆少牢。米皆百筥。陳于門內之西北面。

米設于中庭。上賓上介致之以束帛。賈疏皆約下文君使卿致饗餼禮。

羣介則牽羊焉。賈疏致禮於士無用束帛之法。歸餼用犬牢禮盛。宰夫朝服牽牛以致之。此衆介少牢。當與大夫餼賓亦牽羊以致之同也。

李氏心傳曰。賓犬牢則介不得用犬牢。積唯芻不則無米可見矣。

此亦無束帛致之。賓介於來餼者亦無儻。

士帥沒其竟

鄭氏康成曰。沒。盡也。

夏官候人。以士為之。周語候人為導。即此士也。

誓于其竟。賓南面上介。西面衆介。北面東上。史

讀書。司馬執策立于其後。策或作筴

鄭氏康成曰此使次介假道止而誓也賈疏此誓當在使次

介假道復命之時言於此者上文終言彼國之禮乃更却木言之不謂此誓在士帥沒竟之後也賓南

面專威信也史讀書以敕告士衆為其犯禮暴掠也禮

君行師從卿行旅從賈疏定四年召陵之會祝佗辭司馬主軍法者執

策示罰敖氏繼公曰春秋傳昭六年楚公子棄疾聘

晉過鄭禁芻牧採樵不入田不樵樹不採藝不抽屋不

強旬誓曰有犯命者君子廢小人降此所誓者其類之

乎書謂誓辭史讀書不言東面可知也

右過他國

未入竟壹肄竟紀影反肆逸利反壹釋文作一

鄭氏康成曰竟謂所聘之國竟也肆習也習聘之

威儀重失誤

為壇壇畫階帷其北無宮壇喻水反壇大丹反畫胡麥反

鄭氏康成曰壇土象壇也帷其北宜有所鄉依也

無宮不壇土為外垣也敖氏繼公曰築壇而卑曰壇

壇為壇壇象堂也壇卑故畫地為階必畫階者習升降

之儀也。惟其北象房室以爲堂深之節。無宮。謂不爲外垣。亦不以他物象之也。天子之禮。有車宮。壇壝宮。惟宮。諸侯未聞。賈氏公彥曰。案覲禮與司儀。同爲壇三成。宮方三百步。此則無外宮。其壇壝土爲之。無成。又無尺數象之而已。

朝服無主無執也。

鄭氏康成曰。不立主人。主人尊也。不執玉。不敢褻也。徒習其威儀而已。 敖氏繼公曰。必言朝服者。嫌肆

聘儀則當如聘服也。下展玉言朝服。意亦類此。此固無主矣。乃言之者。嫌習禮則或當以人象之也。無執不執玉帛也。無主則無授受之儀。故不必執之。且不敢褻也。凡道路常服。卿大夫則朝服。士以下則玄端與。

介皆與。北面西上。

與音預。注古文與作預。

鄭氏康成曰。言皆與者。肆時介無事。嫌不必與也。

鄭氏康成曰。入門左之位也。 賈氏公彥曰。但習入廟聘享揖讓升降布幣受玉之禮。是以直云北面西上。

之位。其大門外內及廟門外之禮。威儀少而易行。故略之。

習享。士執庭實。

正義 敖氏繼公曰。士乃有司之主。執庭實者也。庭實亦無授受之事。乃執之者。當別於玉帛也。實如內實之實。

此庭實。謂皮若馬也。對堂上之幣而言。故謂之庭實。

鄭氏康成曰。庭實必執之者。皮則有攝張之節。賈疏下文賓升

致命。執皮者張之以見文

正義 鄭氏康成曰。士。士介也。賈氏公彥曰。享時庭實

旅百。獻國所有。不止於皮。以金龜竹箭等皆列於地。所執惟皮而已。

正義 上云介皆與。則此執庭實者。非士介明矣。庭實旅百。

享王之禮。此侯伯之卿聘。金龜竹箭等。經文不載。恐非宜有。覲禮有之。亦當有執之者。未必皆列於地也。

習夫人之聘。享亦如之。習公事。不習私事。

正義 鄭氏康成曰。公事致命者也。賈疏。君與夫人聘享。及問大夫。皆致君命。

私事謂私覲于君。私面于卿大夫。

敖氏繼公曰。公事聘享與問大夫

者也。

右習儀

及竟張旛誓

鄭氏康成曰。張旛。明事在此國也。張旛。謂使人維持之。敖氏繼公曰。張旛者。將與主國接。如下文所云者。是也。過邦假道不張旛者。使事不在彼國也。或云張旛。或云載。互文耳。誓之儀亦如初。

賈氏公彥曰。禮緯稽命徵云。大夫杠五仞。齊於於較。崇八尺。人維得手及之者。蓋以物接之。乃得維持之。

案節服氏掌祭祀朝覲。六人維王之。大常。諸侯則四人。但大常十二旒。人有六則一人。維持二旒。大夫無文。諸侯四人。不依命數。大夫或一人。或二人。

杠五仞。則四丈。其長如此。亦難以建於車矣。緯書之不可信者類然。說又見鄉射及士喪禮。

乃謁關人

鄭氏康成曰。謁告也。古者竟上為闕。以譏異服。識異言。

通論。賈氏公彥曰。古者王城十二門。通十二辰。辰有一門。一闕。魯廢六闕。半天子。則餘諸侯亦或然也。周官司闕。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又云。每闕下士二人。蓋司闕總主十二闕。在國都。每闕下士二人。各主一闕也。凡四方之賓客。啟闕則為之告。李氏如圭曰。國語曰。周之秩官有之。敵國賓至。闕尹以告。行理以節逆之。

闕人問從者幾人。從才用反。下從者皆同幾。居豈反。

鄭氏康成曰。欲知聘問之為大聘小聘。君行師從。

卿行旅從。若大夫小聘。當百人也。且為有司當共委積之具。賈氏公

彥曰。不問使人而問從者。闕人卑不敢輕問尊者。敖

氏繼公曰。欲知其人數者。所以防奸人。

鄭敖二義兼之。乃備。

以介對。

鄭氏康成曰。以所與受命者對。謙也。賈疏。上問從者幾人。當以

卿行旅從對。今以介聘禮。上公之使者七介。侯伯之使與受命者對。是謙也。

者五介。子男之使者三介。賈疏禮記聘義文。周官曰。凡諸侯之

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賈疏大行人職文。敖氏繼公曰。以介

數對。則人數亦在其中。如介者五人。則知使者之為卿。

而從者五百人矣。

右及竟

君使士請事。遂以入竟。

鄭氏康成曰。請猶問也。問所為來之故也。遂以入。

因道之。敖氏繼公曰。使者既謁關人。因止于竟。未敢

輒入。關人以告于君。於是君使士請事。其辭蓋曰。寡君

使某請事。賓既對。遂帥之入竟。

右請事

入竟。斂旌。乃展。

鄭氏康成曰。斂旌變於始入。展者復校錄幣。重其

事。敖氏繼公曰。斂旌亦因舍而為之。玉幣各有主之

者。至是乃復展之。周慎之至也。斂旌乃展者。見非公事

不張旛。

布幕賓朝服立于幕東西面。介皆北面東上。賈

人北面坐拭圭。拭音式。

正義賈氏公彥曰賓西面者雖不對君由是臣道異於

前誓時示威信也。鄭氏康成曰拭清也側幕而坐乃

開櫝。敖氏繼公曰布幕亦管人也介之位蓋在賓西

南賈人則少進而在幕之東南也故下云上介北面視

之退拭圭者就櫝拭之故下乃云執

遂執展之上介北面視之退復位

正義鄭氏康成曰執展之持之而立告在言退復位則

視圭進違位。

退圭

正義敖氏繼公曰退之者其展事畢也退則藏之於櫝

與。

正義鄭氏康成曰圭璋尊不陳之。賈疏對下文拭璧加于左皮上陳之為卑

故也。上不言璋直言圭下乃言夫人之聘享則璋未拭也而並言璋者欲見皆不陳故。

圭璋不陳者以其特達無幣可會故直展之而已不必別爲之辭。

陳皮北。北自西上。又拭璧展之。會諸其幣。加于左

皮上。上介視之。退。注古文曰陳幣北首

鄭氏康成曰會合也。賈疏享時當合。故今亦合而陳之。 敖氏繼

公曰亦既拭璧乃執展之。不言展幣者文略耳。璧會諸幣。上介乃視之。貶於圭且欲并視幣也。退退復位也。

馬則幕上。南。北面奠幣于其前。

敖氏繼公曰亦以璧會于幣乃奠之

馬言則者或用馬也言奠幣蓋兼璧矣

展夫人之聘享亦如之。

敖氏繼公曰展璋如圭展琮如璧無以異也

鄭氏康成曰展夫人聘享上介不視貶於君也

鄭以夫人聘享上介不視非也君與夫人之聘享前

受命與下致命禮儀並與君同入竟而展無不視之理

經明言亦如之何獨異乎

賈人告于上介。上介告于賓。

鄭氏康成曰。告之以展聘享之玉幣已畢也。既告。

乃退璧琮與皮幣。

鄭氏康成曰。賈人既拭璋琮。南面告于上介。上介

於是乃東面以告賓。亦所謂放而文之類。賈疏。放象君禮而為文。放

而文者。禮器文。

鄭氏上經言賓西面。介皆北面。賈人北面。至此面位無變也。賈人何必自北面轉而南面以告上介。又何必轉而

東面以告賓乎。注以此所告專指夫人之聘享而言。故兩誤耳。

有司展羣幣以告。

鄭氏康成曰。羣幣。私覲及大夫者。敖氏繼公曰。及者。即記所謂幣

之所及者也。有司載幣者。自展自告。敖氏繼公曰。有司自

展。既則以告上介。上介亦告于賓。此皮幣蓋不陳於幕。辟君禮也。羣幣且展之。則享幣可知矣。

鄭氏君問大夫之幣。蓋亦在此羣幣中。同屬有司展之也。

及郊又展如初。

鄭氏康成曰。郊。遠郊也。周制。天子畿內千里。賈疏。周官。

大司徒職制其畿方千里。敖氏繼公口。大司馬職方千里。日國畿。遠郊百里。賈疏。司馬。法文。王畿。

方千里。以百里為遠郊。以此差之。遠郊上公五十里。侯伯三十里。

子男十里也。近郊各半之。賈疏。近郊半之。無正文尚書。君陳序云。命君陳分正東郊。

成周。鄭注。周之近郊五十里。今河南洛陽相去則然。鄭以目驗知之。若然。天子近郊半遠郊。則諸侯近郊各半。

遠郊可知也。

及館展幣于賈人之館如初。

鄭氏康成曰。館。舍也。遠郊之內有候館。賈疏。遺人。賦。

里有廬。二十里有宿。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畿內道皆。皆有候館。鄭據候館在遠郊之內。指而言之。不謂於此獨有也。可以小休止沐浴。敖氏繼公曰。幣亦兼玉而言。

展之於賈人之館者。展事將終。故禮殺而由便也。

鄭氏康成曰。展幣不於賓館者。為主國之人有勞。

問已者。就焉便。疾也。賈氏公彥曰。諸侯遣臣相聘。無。

過一勞。下文使卿近郊勞。此云遠郊之內得有勞。問者。

謂同姓舅甥之國。而加厚恩者。別有遠郊之間勞也。

玉幣皆在賈人之館。故就而展之便耳。勞問有常禮。豈當展幣時而有非時之接見乎。疏謂無過一勞是已。又云加恩厚者。別有遠郊之問勞。乃因注說而強爲之。辭疏家之曲徇每如此。

右展幣

疏敖氏繼公曰。自入竟至此。凡三展者。以聘事將至而愈慎。且一與主國卿大夫爲禮。則不暇及之矣。此所以屢展而不厭其煩。

賓至于近郊。張旌。君使下大夫請行。反君使卿

朝服用束帛幣。勞力報反。下並司。

疏敖氏繼公曰。張旌亦爲有下事也。此後不見敷旌之節。至館爲之。可知。請行。謂請之行。蓋速之也。勞。謂勞其道路勞苦。殷勤之意也。使卿亦以其爵也。主君於朝。君則親郊勞。故此禮放之。而以同班。蓋行禮欲其稱也。下凡使卿者。其義皆然。士請事。大夫請行。亦皆朝服。特於此見之爾。鄭氏康成曰。士請事。大夫請行。卿勞。彌

尊賓也。其服皆朝服。

鄭氏康成曰。請行。問所之也。雖知之。謙不必也。

士請事而復命。則已知其事矣。故至近郊則請行。禮漸親。所使亦漸尊也。如佯不知而更問所之。則反疏矣。

雖大讓若偽。當不其然。

上介出請入。入。賓禮辭。迎于舍門之外再拜。

鄭氏康成曰。出請。出門西面。請所以來事也。入告。

入北面告賓也。賈疏。此時賓當在賓館。阼階西面。每所及至。皆有舍其

有來者。與皆出請入告。朱子曰。注與字。疑介字之誤。於此言之者。所

彌尊。事彌錄。賈疏。士請事。大夫請行。亦出請入告。於此始言之者。先士。次大夫。後卿。以先。卒後尊。

故錄。於此。敖氏繼公曰。賓禮辭者。以其用幣也。上介以賓

辭告勞者。復傳言而入。賓乃出迎。若士請事。大夫請行。

則上介出請入告。而賓即出拜于門外。不迎之。以入。以

其不受幣也。上不言出請入告。而於此言之者。禮簡者

其文或略。禮繁者其文必備。經之例然耳。李氏如圭

曰。春秋傳。魯叔弓聘於晉。晉侯使郊勞。辭曰。寡君使弓

來繼舊好。固曰汝無敢為賓。敢辱郊使。致館。曰敢辱大館。

勞者不答拜。

正義鄭氏康成曰。凡為人使。不當其禮。賈疏。聘賓亦初入大門。主君拜。

賓辟不答拜。如此之類皆然。至後僨勞者與之答拜。為已故也。

賓揖先入。受于舍門內。

正義敖氏繼公曰。惟云舍門。是舍但有一門耳。此公館之異者也。先入門而右北面。

正義鄭氏康成曰。不受于堂。此主於侯伯之臣也。公之

臣受勞于堂。賈疏。司儀職。諸公之臣相為國客。及不土郊勞。三辭拜辱。三讓登聽命。是公之臣受

勞于堂之事。

正義司儀。諸公之臣相為國客。雖有登聽命。登受之文。然

下云。凡侯伯子男之臣。以其國之爵相為客而相禮。其儀亦如之。則亦不得據彼決此為主於侯伯之臣也。蓋

二經原有不可強同者。

勞者奉幣入。東面致命。

鄭氏鄭氏繼公曰入。入門左致命。致其君命也。鄭氏

康成曰東面鄉賓。賈疏賓在館如主人。故勞者東面鄉之也。

賓北面聽命。還少退再拜稽首受幣。勞以自出。還音旋

鄭氏康成曰北面聽命。若君南面然。少退。象降拜。

賈疏下文歸饗餼大夫東面致命。賓降階西再拜稽首。是此象之也。又訝受法。歸饗餼時堂上北面受幣。庭亦當北面訝受幣。勞者南面可知也。

是乃言之者亦因事而見之耳。受幣蓋在庭中西下言

歸饗餼之禮。賓升堂北面聽命。受幣于堂中。西此雖受

幣于庭亦當放之。

授老幣。出迎勞者。

鄭氏康成曰老賓之臣。賈疏大夫家臣稱老若出。趙魏老臧氏老之類也。

迎勞者欲僨之。敖氏繼公曰勞者出俟於門外。上介

出請勞者告事畢。上介入告。賓乃出迎之。而告以欲僨

之之辭。老說見士昏禮。

勞者禮辭。賓揖先入。勞者從之。乘皮設。乘繩證反下同

敖氏繼公曰賓先入西面勞者從入東面乘皮設亦宜在門內之西其於勞者之南與鄭氏康成曰設于門內也賈疏庭實當三分庭一在南設之物四曰乘今以僎勞者在庭故設于門內也皮麋鹿皮也

通論 賈氏公彥曰郊特牲云虎豹之皮示服猛也彼諸侯朝享天子法用虎豹皮此臣聘君降於享天子用麋鹿皮齊語云齊桓公使諸侯輕其幣用麋鹿皮四張亦一隅也

多用束錦僎勞者僎臂印反

正義 敖氏繼公曰聘禮凡大夫士所用之幣皆以錦

不敢與尊者之幣同因事而用幣於賓謂之僎所以見殷勤也鄭氏康成曰言僎者賓在公館如家之義亦以來者為賓賈氏公彥曰僎勞者即以勞者為賓也勞者再拜稽首受

正義 鄭氏康成曰稽首尊國賓也賈疏春官大祝辨九拜一曰稽首臣拜君

法郊特牲云大夫之臣不稽首非尊家臣以辟君也今此勞者與賓同類不頓首而稽首故云尊國賓也

聘禮

星

欽定儀禮疏義卷之五
名主
敖氏繼公曰稽首者。因賓鄉者受幣之禮以相尊敬也。後多類此。受幣蓋當門中南面。賓北面授。既受則東面俟。

賓再拜稽首送幣。

正義鄭氏康成曰受送拜皆北面象階上。

敖氏繼公曰注謂受者送

者之拜也象階上者謂敖儻於堂之禮也。

禮記敖氏繼公曰此受郊勞儻使者皆於門內與周官異司儀職言諸公侯伯子男之臣相為國家其於大夫

郊勞之禮云下拜登受又云儻使者如初之儀是皆於堂也。

存疑賈氏公彥曰案歸饗餼賓儻大夫賓楹閒北面授幣大夫南面受此賓亦宜與彼同北面授還北面拜送若然云受送拜皆北面者誤當云授送拜皆北面並據賓而言也。

禮記授受則一南面一北面乃為訝受也拜則無南面拜之理故皆北面賈氏讀注未審耳。

勞者揖皮出乃退賓送再拜。

正義敖氏繼公曰。勞者已執幣。不可以復執皮。故揖執皮者。欲其為已執之以出也。公食大夫禮曰。賓北面揖。執庭實以出。然則此亦北面揖之矣。出則幣與皮各有受之者。不言者可知也。賈氏公彥曰。揖皮若親受之。執皮者是賓之使者。得揖從出。勞者從人當訝受之。公食大夫禮。賓受幣。揖執庭實以出。鄭云。揖執皮者若親受。又經云。上介受賓幣。從者訝受皮。則此從者亦訝受。

可知也。

鄭氏康成曰。東面揖執皮者而出。

賈疏執皮者從門內當門勞者

在執皮之西。故東面揖皮可知。

夫人使下大夫勞。以二竹籩方。玄被纁裏。有蓋。

籩音甫本。或作簋。本從之。

鄭氏康成曰。竹籩方者。器名也。以竹為之。狀如籩。

而方。賈疏凡籩皆用木而圓。受斗二升。此則用竹而方。故云如籩而方。受斗二升則同。如今寒

具筥。賈疏說見籩人。筥者圓。此方耳。

通論賈氏公彥曰玉人云案十有二寸棗十有二列諸侯純九大夫純五夫人以勞諸侯彼有玉案者謂王后法此諸侯夫人勞卿大夫無案直有竹簋以盛棗栗

考敖氏繼公曰竹簋而方變於食器也古者盛黍稷之簋以瓦為之後或用竹制亦不方是其異於此者也

其實棗蒸栗擇兼執之以進蒸或作蒸

正義敖氏繼公曰蒸孰之也擇治之謂去其皮也兼執之者左手執棗右手執栗與士虞禮曰主婦自取兩籩

棗栗設于會南棗在西北面設兩籩而棗在西亦足以見其所執之左右矣鄭氏康成曰兼猶兩也

釋當讀作釋棗曰蒸栗曰擇文互耳蓋皆洗淨孰之而去其皮詩釋之叟叟烝之浮浮是也史記張廩陳澤之澤讀作釋漢書竟作釋可見澤擇釋古音相通而字可互用也詩其耕澤澤吳棫亦音釋

禮鄭氏康成曰右手執棗左手執栗賈疏下文賓受棗大夫二手授

栗則大夫先度右手乃以左手共授栗便也又鄭注士虞禮云棗美故用右手執棗也

疏皆億度之辭。不若敖氏所授之可據。

賓受棗。大夫二手授。栗。

鄭氏康成曰。受授。不游手。慎之也。
賈疏。游手。謂游暇。一手不慎也。

敖氏繼公曰。賓受棗。二手共受之。既則以右手受栗。

此亦訝受。

賓之受如初禮。

鄭氏康成曰。如卿勞之儀。

賓之如初。

正義 敖氏繼公曰。君使以束帛。夫人使以棗栗。勞賓賓

儻之皆以束錦乘皮者。亦輕財重禮之意也。

右請行郊勞。

下大夫勞者。遂以賓入。

正義 鄭氏康成曰。出以束錦授從者。因東面釋辭。請導

之以入。賈疏。釋辭。釋然則賓送不拜。賈疏。公食大夫使

從之。其類也。覲禮。大夫勞侯氏。侯氏即從大夫。入拜送大夫。天子使尊。故雖從亦拜送。與此異。 敖氏

繼公曰。入。入國門也。賓不拜送者。辟諸侯於天子使者

之禮也。

至于朝主人曰不腆先君之祧既拚以俟矣。祧

條反拚方問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賓至外門。賈疏外門即諸侯之外朝故下云以柩造朝亦謂大

門外為外朝也。下大夫入告。賈疏即夫人勞賓導賓入者。出釋此辭主人者。

公也不言公而言主人主人接賓之辭明至欲受之不

敢稽賓也。賈疏觀禮侯氏遂從之天子賜舍注云且使即安彼天子以諸侯為臣故使且安此鄰國

聘賓不臣人之臣腆猶善也。孔氏穎達曰對言之遷故言不敢稽賓也。

主所藏曰祧若散而通論則凡廟曰祧故昭元年左傳

云其敢愛豐氏之祧襄九年傳云公冠必以先君之祧

處之是也。敖氏繼公曰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

其遺衣服藏焉。又云其廟則有司修除之。祧則守祧黝

聖之然則祧者廟堂以北之稱也。祧灑埽也。受聘於廟

故其言若此。蓋緣賓意欲速達其君命也。

禮記鄭氏康成曰遷主所在曰祧。周官天子七廟文武

為祧。賈疏守祧職云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鄭注廟謂大祖之廟及三昭三穆遷主所藏曰祧先公之遷

主藏於后稷之廟。先王諸侯五廟則祧始祖也。賈疏諸侯無二

祧遷主藏於太祖廟。下文受賓聘享皆在廟。此云先君之祧明是太祖廟可知。是亦廟也。言祧

者祧尊而廟親待賓客上尊者。賈疏於太祖廟受聘享以尊之若饗食則於禴

廟燕又在寢。彌相親也。

魏氏了翁曰。祧即廟也。昭元年其敢愛豐氏之祧。

豐氏大夫又僅兩世未有遠祖也。

廟祧之說聚訟紛然。春官守祧八人。康成既以為每

廟一人。周七廟并姜嫄廟而八。則不獨太祖與文武之

廟為祧。即四親與姜嫄廟亦可謂之祧矣。遺衣服藏焉。

守祧黜聖之。皆凡廟之所同。未見為太祖與文武廟之

專稱也。魏氏以豐氏之祧證之尤明。

賓曰侯閒閒如字。劉音閑。

鄭氏康成曰。賓之意不欲奄卒主人也。敖氏繼

公曰。閒暇也。言此者謂已雖欲速達君命亦不可不俟

主人之暇乃為之。是亦緣主人意而言也。大禮而倉卒

受之非人情。

此時賓未即館。必無遽行聘禮之事。但既至朝。則不可不通言於公。以明其既至。公既知賓之至。則但答以受之之意而已。故云不腆先君之祧。既拚以俟矣。賓曰。俟閒。蓋不緩不急之閒。辭令自合如此。

右至朝

大夫帥至于館。卿致館。

敖氏繼公曰。賓言俟閒。然後致館。亦尚辭讓也。大夫即歸者。以賓入者也。帥亦謂道賓賓至于館。則入矣。

致如致爵之致。致館謂以君命致此館於賓也。

存疑

鄭氏康成曰。賓至此館。主人以上卿禮致之。所以

安之也。賈氏公彥曰。覲禮天子賜舍。辭曰。賜伯父舍。

侯氏再拜稽首受。僎之束帛乘馬。注云。王使人以命致

館。無禮猶僎之者。尊王使也。無禮謂無束帛。此云以上

卿禮。明有束帛致之可知。據此侯伯之卿聘。致館有幣。

則五等待臣皆同有幣也。惟小聘不致館。若諸侯遣卿

大夫聘王國。有用幣致館。無僎。故司儀云。諸公之臣相

為國客致館如初之儀。注云。如郊勞也。不僨耳。是也。

司儀職致館如郊勞之儀。郊勞有幣。故注謂致館以上卿禮致之。而疏以為有束帛也。下節敖氏析之。至聘

王國而亦云用幣致館。則其繆更不待言矣。

賓迎再拜。卿致命。賓再拜稽首。卿退。賓送再拜。

敖氏繼公曰。致命者。致其君致館之命也。致命于門外者。以無幣也。致館不以幣而在門外。亦與周官異。

司儀職言公侯伯子男之臣相為國客致館如郊勞之

儀是亦於堂也。

鄭氏康成曰。卿不俟設飧之畢。以不用束帛致。故

也不用束帛致之者。明為新至。非大禮也。賈氏公彥

曰。卿不言答拜。答拜可知。雖不言入言迎。則入可知。下

云宰夫朝服設飧。不言致。則此卿致館有束帛。致飧空

以辭。

朱子曰。此致。止謂致館耳。章首目其事。而下詳其

節也。上無餼字。而但云致命。注疏何以見為致餼耶。詳

又見下章

鄭氏誤以此致為致飧。故滋繆說耳。經不分章。讀者所以眩也。上郊勞。勞者不答拜。則此卿亦不答拜也。郊勞賓迎于舍門之外。先迎而後入。此但言迎不言入。則不入可知矣。

右致館

宰夫朝服設飧。飧音孫

敖氏繼公曰。宰夫士也。以奉君命。故亦朝服。徒

食而無他饌。謂之飧。傳曰。盤飧置璧是也。徒食。食亦曰飧。玉藻曰。不食肉而飧是也。二者所指雖殊。義則同耳。此禮用大宰。其上有簠簋豆鉶之屬。乃云飧者。主人之謙辭。所以甚言其菲薄也。故禮因以為名云。鄭氏康成曰。食不備禮曰飧。詩云。不素飧兮。春秋傳曰。方食魚。食皆謂是。賈疏對饗餼而言。饗餼則生腥飪皆具。而又多餘物。飧則惟腥飪而已。
夕食也。故字從夕。古者自大夫以上。日食必有牲。鼎。故謂之肉食者。朝食殺牲則祭肺。夕食不殺牲。但餽

朝食之餘則祭牢肉而已。是饗則豐而餼則殺也。此所設視饗禮為殺。故謂之餼。若曰。僅可共夕食云爾。

任一牢。在西。鼎九。羞鼎三。腥一牢。在東。鼎七。任

審反 下同

鄭氏康成曰。庭中之饌也。任。孰也。鼎西九東七。賈疏

鼎西九。牛羊豕魚腊腸胃膚鮮魚鮮腊東七者。腥鼎無鮮魚鮮腊故七。其鼎實與其陳如

陳饗儀羞鼎則其實言之則曰羞以其陳言

叔氏繼公曰。牢。大牢也。大牢者。牛羊豕各

一也。任鼎九。腥鼎七。乃皆云牢者。主於牛羊豕也。任在

西。腥在東。以西為尊也。腥減二鼎亦明其輕於任也。此

餼。二不視其饗。餼之死牢者。別於朝君之禮也。

氏公彥曰。羞鼎三。下云。腳腫曉是也。此云羞鼎。下云。餼

言陪鼎一也。

堂上之饌八。西夾六。

鄭氏康成曰。八六者。豆數也。凡饌以豆為本。賈疏

凡設 饌皆先設豆。堂上八豆。八簋。六銅。兩簠。八壺。西夾六豆。

六簋四鉶兩簠六壺其實與其陳亦如饗餼。

門外米禾皆二十車。

鄭氏康成曰。禾藁實并刈者也。諸侯之禮。車米視

生牢。禾視死牢。牢十車。賈疏秋官掌客文。大夫之禮皆視死牢

而已。雖有生牢。不取數焉。賈疏歸養餼五牢。飪一牢。腥

十車。其饗死牢之數同。不取餼一牢之數。故知義然也。米陳門東。禾陳門西。賈疏此亦

約下歸饗餼知之。敖氏繼公曰。皆二十車者。大夫餼禮。其米

禾皆視其牢。牢十車。朝君之餼禮。則米禾共視其牢也。

凡餼皆無生牢。

案掌客職。五等諸侯相朝。致餼不言米禾芻薪之數。致

饗則米視生牢。禾視死牢。故鄭即以彼之饗禮約此之

餼禮。以彼之朝君禮約此之聘卿禮。而下注云。凡此之

陳亦如饗餼也。下經歸饗于上介云。門外米禾視死牢。

薪芻芻倍禾。

正義鄭氏康成曰。各四十車。凡此之陳亦如饗餼。

上介飪一牢。在西。鼎七。羞鼎三。堂上之饌六。門

外米禾百十車薪芻倍禾。鼎三。堂上之餼六門。

鄭氏康成曰。西鼎七。無鮮魚鮮腊。**賈氏公彥曰**。

六者與賓西夾數同。但言堂上則西夾無矣。

衆介皆少牢。

鄭氏康成曰。亦飪在西。鼎五。敖氏繼公曰。少牢。

五鼎。羊豕魚腊。膚與饋食之鼎同也。此少牢。故無堂上。

之饌。

存異。鄭氏康成曰。鼎五。羊豕腸胃魚腊。賈疏約少牢五鼎。少牢有膚。此

無者。生人食與祭異。故玉藻。稱月少牢。堂上之餼。四

五俎。亦云。羊豕魚腊。腸胃。不數膚也。

四簋。兩。銅。四。壺。無。簋。賈疏。知數如此者。賓與上介。皆

曲禮。歲凶。大夫不食梁。非歲凶。大夫食梁。梁。大夫當食。則上介亦二簋。與賓同。士非直不合。食梁。差降亦無簋也。

五鼎。當以少牢為準。有膚而無腸胃。腸胃即在牛羊。

鼎中。賈氏援玉藻注。以疏此。恐玉藻注本無據也。歸饗。

餼士介。無堂上之饌。則設餼無之可知。

右設餼

